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五三一・集部・別集類

綠漪草堂文集三十卷首一卷外集二卷別集二卷 綠漪草堂詩集二十卷 研華館詞三卷

(綠漪草堂文集卷十六至研華館詞卷三) [清]羅汝懷撰……………一

劫餘詩選二十三卷 [清]齊學裘撰……………三七九

汪梅村先生集十二卷外集一卷 [清]汪士鐸撰……………五八一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六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敘例

十三經字原敘例

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漢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曰八體試之書或不正輒舉劾之古人之於文字必兢兢焉勤而習之若此而其時顧未有專言文字之書古風寢遠小學不修曰致詭妄虛造巧說衰辭使學者疑後漢許叔重氏出網羅放失博采通人佗說文解字十五卷六書之義始明傳之至今遂爲字書之祖爾綠漪艸堂文集卷十六 敘例

後遞爲傳述無慮數十家然書愈繁而文愈晦何者詳訓詁則條舉糾紛矜博洽則援引龐襍皆由不溯其原故也豈知衰無難振挈其領而裔申絲不盡焚得其端而緒理約可賅博簡可御辭微尙狂斯請質大雅

字先有體而後義與音生焉故必明其體始知造字之由而六書各從其類然曰篆文改從今隸則仍不得其體猶爲弗明也故每字首列今之眞書而溯原初體次列篆文許氏說全書小篆凡先兼采古籀今惟主小篆不復苛求曰歸簡要如義必兼古籀乃明者則間及之

區分之而義已具惟字有本義有引伸之義本義者造字之原引伸義者古今承用之轉變故必博綜傳注以相發明然傳注實多紛襍由遞相傳述枝葉繁生而極其本原固可舉一而廢百此齊末之不如搢本也是編之於頗費鉤稽日廬得一二字所翼假率卒業豈能計日奏功如徒鈔撮陳編則詎賢乎已耶義殊而音失殊陸德明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蓋設古音非如今音之轉變義異而音同如顧氏音學五書所論是已然古音要不能行於今日故翻切只以廣韻爲宗曰廣韻原出唐韻而唐曰來音讀與今不甚有殊也第唐曰用韻之文多不與今音諧協夫必溯原於古已備參稽且已見古今聲音之遞變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六 敘例

傳注既不盡得其要故徵引不能兼收非疏而有漏也書貴簡而易明推類可盡其餘即多所證明何須備載惟玉篇廣韻乃音讀詁訓之專書而唐宋相沿之舊牒故悉錄之而略爲仿其踏駁至二書所旁及地名姓氏物類則概置之曰其與經無涉於字義大無涉也

說文傳本不一而曰金壇段氏注爲最精雖其中不無疏誤而無有及之者矣

湖南文徵例言

晉君章從事於耒陽湘中佗記汝南求珍於明季楚寶成書是皆欲補遺於采風冀無忘於數典而典午之佗則久佚不傳明

季書經重雕則廣羅全楚瀟湘江漢異川同流且所紀爲人與事不及著倫近新化鄧氏刊行沅湘耆舊集已補正廖氏楚風補楚詩紀之闕失足曰芳風藻川而未及古文非意不及此已有待也是篇之倫蓋繼鄧氏之志夫冀詩古文辭兼行度六詩三筆不至偏廢而一方耆舊之專攻兼攻者得已於傳焉

四庫總目敘曰文籍曰興轍無統紀於是總集什一則綱羅放佚使零章殘什有所歸一則刪汰餘蕪使羣稗咸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倫之淵藪矣是編出於纂錄忠義之餘不過搜集轍匹豈得妄言鑒別惟大指已發明經史敷陳政術攷見風俗能說山川可備掌故數者爲主尙實而不尙虛故

綠清軒堂文集 卷十六 敘例

三

空衍議論之文未遑多及且名爲文徵而實不曰文論卽義法稍疏意味稍薄夫不免過而存之曰徵文非選文也如必別擇精嚴可供誦習則固有管賢曰正宗曰軌範之諸本在矣雅頌而後騷賦代興周楚之閒文章卓著然已炳煥千古流被寰區矣若歐陽率更李文山劉復愚諸家則唐文粹全唐文皆鴻編鉅帙哀錄無遺至於濂谿理學大儒闡道之書世所傳習是皆僉庸援入新編故采輯託始元代且圭齋雲陽四集雖經屢刻傳世已稀固宜使鄉邦後學嘗嚮接驪弓資景仰也總集之倫始於晉摯虞文章流別而分體編錄之法夫肇於是書昭明選樓蓋仿其製是編初次鈔錄人各爲帙或謂可卽成

編然少或一篇多則數十條簡既屬不齊而多者諸體襍出夫復難爲倫序不佞詩之先古體次今體先五言次七言也是編自奏議論說敘跋記傳箴銘詞賦及詞臣擬進之文外吏公牘之彙無體不備夫欲使後進略識青規臨文有所樞仿則分體尤便檢尋

編錄非難按宋爲難茲嘉慶末季重修通志其藝文之目列三千七十餘種而今無百一之存至有集經屢刻片楮無覩則如邵陽之車高僧堂集有六刻敘獲之他省佚在巨編則如華容之劉孤本久闕出則已殘則如湘潭之周劉忠宣大夏其家祠藏板有詩撰文而滇南文略中有十餘篇周之龍熊南文集久佚今始採得幾或難而後獲或竟不可得本二公併有文存皇明經世文編中

綠清軒堂文集 卷十六 敘例

四

曰族將來其緣由略具各篇之後

乾嘉曰焉志乘於藝文門多載詩文後來志家或悉刪除曰班書所志但存其目未嘗錄文仿其法也然古人文少其顯著數藝皆錄入本傳故僉庸別編而茲之徵文則一鱗半甲時於舊志中得之其爲益於闕文者多矣惟志書所錄率皆山水祠廟廡舍津梁紀事之倫故編中記文最多其於已文存人曰人存文之義皆所不免然已未能悉中度程尙多遺棄各家彙冊視此後之見者勿報所未載已爲漏略也

登錄多寡初無成見惟已新刻方在流傳無妨寡取舊帙已經轍落所賢多收抑視其文與題之有無關涉也或謂人爲藝產

言必楚事則又不能盡拘若其早離蜀土僅傳海外文辭少入洛中不及雲間風土若是者不與斯文甯非矜刻故廬陵伯者或記環滁之山襄陽詩老兼存出峽之什意在包舉義取通融其爲片羽僅存更無論矣

累牘連篇文之盛也單詞片語豈謂非文其不曰文著而曰詩見者則徵諸顯下之小引不曰文著而曰書稱者則徵諸帖中之跋語縱波瀾之未沛大掌故之聊存故曰不曰文論也若楊文襄之制府稌錄載於說郛一書桃源江進之之雪濤詩評大有專刻既非零章殘什於此編無類可歸終從割愛

文家每輕視駢體曰謂徒工藻繪難語於高古精淡然此在文

綠漪堂文集

卷十

敘例

五

之命意修辭求之不在體之單行與比偶也失諸意辭豈散體之皆可尚乎原夫二體並出經傳其後流極不鮮互出相勝大風會轉變使然平心論之與爲填砌之偶則不如簡質之單而但爲淺俚之單又不如典麗之偶若其適用則各有宜故韓歐大家集中並存不廢是編目二體分錄大管人目偶體爲外集之義即附散體各類之後

班孟堅謂賤者古詩之流夫賤之與詩其體迥殊而其詞比句協鏗鏘可誦猶古詩之可被管絃故謂同流當時無古文之名而詞賤詩詞統謂之文至六翰時昭明太子目文選標目而首之目賤繼之目詩然後及文近有謂古人目有韻者爲文六一

說也故編中別詞賤一類

古賤尚矣其純用排比不襍單行及古奧字句而音節諧適者謂之律賤名家集中多並列之明海鹽胡氏唐音癸籤譏宋姚鉉唐文粹一書選唐賤選律賤選唐詩選律詩曰古繩今未爲通鑒故茲兼收律體惟顯取故實文取典重其伴色景物角力試場之俗雖具見巧力未暇悉登

書報之辭諧牒之敘時藝之弁言三者皆不免有意揄揚非盡由衷而發且多僭名又其文最難不勝采錄故是編意在不收閒登一二則其中或有意義可取大或有故實可徵又或俗者與所爲俗者有可破見也

綠漪堂文集

卷十

敘例

六

誦讀賢知其人人知人資論其世唐姚合編極元集於名字爵里及登科之季一一詳載後來編集之有小傳實仿於此其較詳者則元好問中州集而新化鄧氏近刻沅湘耆舊集尤爲過之是編文既類分小傳別爲部帙正文略紀里貫仕履其事蹟之已見前載附錄於後用存軼事舊聞若近時鉅公碩慮未經志乘品藻者不欲妄爲揚詡故但紀里貫仕履而已

鐫刻雖校自晉云難譬諸埽葉而是編尤有難者無論鈔小本率多潦草模糊難於察識即專家刻本亦復譌舛紛如是編更端覆案不下十番而文義仍有難通之處則大存疑而已至於字體初擬一準形聲少洒坊本俗書之陋俾如治習已久難

盡變，不過去其太甚，而如燕泉等集純用古字，聊為改從今文，曰便省覽，不欲貽泥古之譏。

晉人為書多稱編輯，輯體從車而義為和，於纂書不甚相涉。緣漢書藝文志，敘稱七略有輯略，此沿用所由。然實集之偕字，集而後編，故稱集編。是書原始要終，羣策羣力，主名不一，誰其尸之。故統曰湖湘後學，惟剗刷之資實資集腋，既雅誼之不容浸大，成數之所當稽，別簡具之綴於編末，同治十年歲在辛未重九。

家譜例言

凡史書郡邑志皆謂之修家譜，夫得謂之修，曰其體例謹嚴固

緣清卿堂文集 卷十本 敘例

七

與叟與志同法也。案說文解字修从彡攸聲，彡毛飾畫文也，飾

也飾者，叙也。修之為義，蓋洒叙之而復文飾之，故其字从彡。然

則承譌襲謬，因陋就簡，而不加洒叙文飾者，不得謂之修也。吾

族譜牒之創始於堯明，嘉靖辛卯^{四十}者，今不可得見，其再修

於康熙辛卯^{二十}者，廩有存焉。三修於乾隆甲戌^{十九}而體式

大變，四修於乾隆己卯^{五十}而體復小變，其遞變不已者，皆精

益求精之道也。

乾隆己卯四修，其時家道殷盛，如日方中，而譜之講明書法，均益岸聞，大極為詳美，不愧修字之義。他家譜多仿之者，五修無可加損，故循而守之。然曰三四修與二修極對，則互有詳略，大

互有異同，當緣編纂不主一人，校閱夫非一手，而其增損之處，又未明著所由，遂致多無可攷。今茲編輯，大復小有變更，凡曰求是，非敢大異也。

二修佗於逆藩初平之後，戶口不免散亡，難於糾集，故闕佚多，至其先敘己身之五世，他支夫從五世為圖，曰敘而親詳疏略者，則蘇氏譜例如此。所謂譜吾佗者也。然蘇氏例曰一人而私為一家之譜，則可，推本於始祖而通為眾人之譜，則不可。故三修本四堂十房之舊，曰一世至五世為身編，自六世分支曰敘，最得條理。第自六世分支至今，又歷十三四派，若僅從世派統敘，則其中之支分者，實難尋檢。今於支中又復略為支分，庶幾條分縷析，覽者易明，復為之表曰劉卷端，夫即歐蘇譜圖遺意，不曰圖而曰表者，曰原為標目而設，夫與旁行斜上之體相符也。

緣清卿堂文集 卷十本 敘例

八

始祖之字世興，及生季洪，差戊申，配鄭夫生戊申，及遷自吉水，燭下云云，皆於三修補出。其時必初修猶有存者，二派祖生永樂元季癸未，三修譌為癸巳。若此者不一而足，皆於本名後加謹案識之，或語涉傳疑，無從攷證，姑承其舊，而別載其說於先世述間，其確知為譌誤者，則直削之，洒叙之義也。

譜無旁及壽祭文之例，收載尤恐繁瑣，然其可資攷證者，如茶陵張文毅公祭六世祖文，及吳縣張殿撰壽十二世明允府君

文或附於齒錄本名之後或附見他處其別傳原可類編然寥寥不成卷帙則夾附見而已若十世初陽府君配周殉難一傳敷衍全無發明玆茶陵譚氏紹琬頗有文名不應請陋若此必非眞作直可從芟而附注於齒錄本名之後

古書敘文皆劉本書之後如易序卦書序詩序紀文達公昀云序卦移於李鼎

祚書序移於毛萇非古也今惟序卦後其舊史記自序漢書敘傳序卦移於李鼎論衡

潛夫論文心雕龍見河間紀氏譜例所引者不一而足然如史記自序漢書敘傳先敘家世生平而後及作書之意則劉後爲

安今人書專敘書之大凡故冠於首庶幾開卷了然今不復援

古義爲更變從近古也

綠漪草堂文集卷十六 敘例 九

祠墓自應爲圖然四修時惟肯明祖墓標著湘中而形家其賞

者至五修而闌入者多矣若不爲限制則重巖疊嶂豈勝其難

今截至七世分支祖止自後則各房私爲之而各編於末不復

從同且當知圖墓者實以志墓非修風水之美也今若一山一

水各持契約譜中又爲之詳載丈尺坐向豈復有亡失之虞而

又未必有鶴集牛眠之美徒使繪事鋪張案之本山了無實際

夾何謂乎惟叢冢易至混淆後裔或虞祓落則爲圖記以識別

之切忌緣飾山水以爲美觀反至失實如四修譜中所載九世省吾兄弟子孫五代墓

禮記檀弓篇季荏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

之荏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又孔子既得

合葬於防又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荏子曰周

公蓋祔又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此

祔即合葬之謂有異名無異義也四修書法自子孫從祖父曰

祔妻從夫曰合侶屬強分說文祔下曰後死者合食於先祖

从示付聲是古人本謂合祀爲祔因自合葬夫爲祔當時祇曰

妻祔夫不聞自子孫祔祖父夫自子孫從葬祖父在下在旁則

併不得稱祔明矣然推後次合食先祖之意則祔本有增義蓋

自其先者爲主而後焉者從而祔麗之也自增爲增相沿已久

禮記大夫增於土士不增於大夫鄭康成曰增讀皆爲祔又

婦增於其夫之所增之妃妾增於妾祖姑男子增於王父則配

女女子增於王母則不獨子孫之從祖父即妻統於夫何嘗

非增除已見舊譜者不復追改今皆稱祔

舊例生曰娶次曰配別存殯也按說文配酒色也从酉己聲而

段俗爲妃匹字段氏說文注曰己非聲當本是妃省聲故段爲妃字玉篇配匹也媿也對

也當也合也皆配之通義易繫辭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

書君牙篇追配於壽人是也至夫婦曰配偶始見詩大雅文王

之什天立厥配毛傳曰配媿也鄭箋曰立其配者爲生賢妃古

配通謂太妃也案之古義無次則稱配之文即今人稱人生存

之妻夫云某君之德配且配之義有二一則文之之辭一則尊

之之辭蓋不侵斥言爲娶爲妻故有此稱是可稱人而不可自

稱可施於尊長而不可施於卑幼者也。惟自顯其妻之主曰元配。是猶朱子所謂尊神之辭。朱子語類曰：無爵者稱府君，稱夫人祇是尊神之辭。可曰不論而於譜帙中卑幼之婦不能概稱之曰配也。又元配繼室云者，始見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曰齊子元妃，即元配。元有始義，夫有大義。史氏曰：稱國君夫人故文而致恭。若曰自稱皆嫌僭越。今於十五派曰上媛者，稱配從尊神之例。十五派曰下存媛皆稱娶，其後有媛季月日，又或有繼娶，固無庸曰稱配別之。十五派曰上祇稱配某姓娶某姓，不用氏字，別尊卑也。他家譜於配娶提上與本名齊列，侶謂敵體立然。吾家舊譜則仿史傳體統屬於本名下。良曰夫為妻綱，夫吾譜詳而致縣，不緣綺軒堂文集卷十六 敘例

士

侶他譜簡略，無嫌紙費也。今倣三修空一格，曰清眉目，惟字號下注某名之子，則昭穆實為顛隳。此乃一家倫敘之書，而編纂又非屬異姓，固不得援史體為辭。今倣各家譜曰夾行小注，冠於本名之上。夫從歐蘇譜圖變而通之者也。

舊譜自三修曰下，皆曰本名大字為一行，另記雙行小注。其時卷帙尚簡，故能疏朗美觀。今計三修通譜十有六冊，四修則二十有二冊。歐云字七十萬，一千二百有奇。凡五修則三十有四冊，遞增不已。將苦浩繁，欲使卷帙文增，計惟續行有空白，汰充今移雙行於本名之下。另行記注是倣編年體，而刪其冗字，如某之子某之女之字，及墓地係價接墳禁為界之類。墓地約有三端，一公

山或有合約一己山出售，則有批載一買山，則有契據。既載某界二字，皆又如山某向，其實舉某向而某山可知。今第云山字皆曰省文也。

五修本支譜於外父之有官職者加諱字。河間紀氏譜例云：其父稱諱據曲禮文也。則凡婦家概稱諱矣。然禮云臨文不諱而譜又一族之公言，即編纂之人不能獨諱其祖父。蘇氏譜於如諱字歐陽氏要何有於外家，且曲禮婦諱不出門者雖正義譜則從同諸者。要何有於外家，且曲禮婦諱不出門者雖正義曰為婦家之諱，然既不出門，則門曰外之不諱可知也。譜固非一門曰內之言，此字之可省者也。

禮曰子生三月父執子之右手而名之。內則君子已孤不更

緣綺軒堂文集卷十六 敘例

士

名。禮幼名冠字五十曰伯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冠義顏氏家訓曰：名曰正體，字曰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曰為孫氏古人惟名與字未嘗有號。自周至唐人皆然。秦惠王時有寒泉士之號甘茂，居櫛里號櫛里子。此有號之始。漢有商山四皓，處士上丈人，河上公皆隱避者，流自諱其姓名者也。唐人夫有東泉子七松處士漫即天隨子香山居士之類，皆取放曠之意。夫偶爾有之，非通行者故李杜稱詩大家不聞有號。此則歸太僕有光不喜稱人號，夫不喜人號已也。號始盛於宋人，然多狂晚暮之季，寓意寄興，無漫然為之者。如蘇東坡曰：唐白樂天子號晦菴，當取晦晦之義，又更號遜翁，則其時方仲封事善得遜之同人故也。又如楊誠齋手棹軒之屬多本其居室之名。蓋有志於存誠學稼故曰願其室而因曰為號也。他可類推。故曰別號曰自號，大曰道號，蓋字必與名相應。如孔鯉字伯夷，冉耕字伯牛，仲由字季路，顏回字

案之古義則不至於壽皆得謂之夭。固不止一呂下矣。

稱殤可不必稱天也於法當以成人方剝名於譜其殤者埒見

父母下。然今人自成童。多已娶妻生子。則又不得不書。攷諸晉

人庾會終於十九阮牖卒未弱冠二氏之譜載焉蓋晉恣始自

十六歲丁見晉書范甯傳則已伯成人觀矣今書名曰十六歲始曰下

皆殤若夫童牙卓犖有過成人則惡可昌季爲限能執干戈昌

衛社稷魯人所召欲勿殤童汪錡也

古書之有篇目自六經已然復冠於書者謂之目錄詩騷風

成有三禮目錄一卷而伯謹者往往饒之吾家舊譜有且頗涉

金瓶梅詞話卷之六十六 技劍

類編實大難於分目。可謂紀天普則分類爲十七篇。合三統谷

通行者不成編書體例故出新裁然惟丁少則可多則不勝其

縣是家譜之便例非家譜之通例也。

紀名卽紀其字號官職生卒葬娶子女夫叟家劉傳體而不得

謂之傳。卽吾舊譜於其人之當傳者。彙摭數語。已見梗概。決不

能人皆有之他家譜或稱生卒攷紀氏分類爲生卒譜則專譜生卒也世系攷大

俱未洽案周禮秋官小司寇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春秋左氏

傳隱公十季不穀與諸任齒杜注劉也使后子與子干齒昭公元年季棼注呂季齒高

坐而濯劉熈釋名齒始也少長別始乎此也今人科第同門異

姓相序少長謂之齒錄二字殊爲有本家譜尤爲列序長幼之

書而生齒日期縣廢揆其名義稍爲近之矣

品官誥敕稱授日誥授不稱封惟妻室稱封封贈祖父稱封日誥

封日不稱授存者稱封殁者稱贈五品以上爲大夫稱誥六品

以下爲郎稱敕例不當封贈而推品官已身之封日奉之者則

謂之賜如封贈只得一代則祖父父母無封而不得稱誥稱敕八

九品無封典父母渾從已身賜封八品者爲八品孺人而妻室

夫無封典父在母不稱太母殁夫不稱太故有本生母稱誥贈

夫人而繼母稱誥封太夫人者邑陳河督周侍郎母日子賢廢

母次得稱太邑陳侍郎樹堂本生而祖母日上無稱太者何論

賜封此皆定例如自稱稱人而加太日爲尊重之辭無妨段僧

若引誥敕則不可混加同一大夫與郎而官分中外故必如制

詞恭舉其官方知何職京官例得加級請封如正七得從六封

是加一級得正六則加二級故一二級字夾不空忽凡此皆不

容苟簡者也悉加釐正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備

贈其父權德輿請回贈其祖世贈典惟一品乃及於祖餘官只

次第物也遠書帝詔受爵賞而欲移代其回贈本生祖父者唐

魏植宋李昉回贈叔父母者宋王曾歐陽修回贈外祖唐劉

崔同贈兄者唐李德裕此皆今制洋行者也而刑部尚書胡

季堂幼鞠於懷乙日本身回贈特崇允則職典尤爲苛苛

代所無末乾祐元季中書帖吏部廢置司父在母進封合加太

字司尹後格敕內凡母皆加太字在姪姪同惟晉天福五季

皆古制也說見容齋隨筆五代會要餘載叢攷諸書

七律流別集述意

新唐書文藝傳曰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呂音

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同忌聲病約

句準篇如錦繡成文號爲沈宋又贊曰陳隋風流浮靡相務至

沈宋等併揣聲音浮切不鑿而號律詩故唐律託始沈宋無或

異也

初盛中晚之分始於宋末嚴羽而明初高棅唐詩品彙唐詩正

聲因之唐汝詢唐詩解治之說者頗病其拘方且神景之人詎

不延及開寶肅代之士何弗歷乎貞元我 翰校刊全唐詩惟

日登第之季爲次其無科第者則從其交游事蹟推類比同所

日破拘攣斷割之弗愜也然所謂初盛中晚者正如句誦謝令

綠漪堂文集卷十六 校刊

首夏猶見清和元冥司天殘秋先形蕭瑟既因分日得合大舉

正日該餘人代區分踴便破索惟日莖德至開元爲初唐日開

元至大歷初爲盛唐日大歷至元和末爲中唐日開成至五季

爲晚唐則同一開元何日焉屬初而後屬盛同一大歷何日半

屬盛而半屬中大歷凡代宗之末元和日後尚有穆敬二宗之長

慶寶歷文宗開成之序尚有太和九季何日略而弗及殊所未

喻茲編直日莖德及太高中寶五翰爲初元肅代三翰爲盛德

順憲穆敬五翰爲中文莖宣懿僖昭昭宣七翰爲晚五代坤甬

度分割不至太甚而檢校大稍易明兩案滄浪詩語言初唐體

體又言盛唐體注日景靈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又言大歷

體注日大歷十才子之詩又言元和體注日元白諸公又言晚

唐體誓注而不言中唐嚴氏於盛唐僅指開寶高氏則及大歷
嚴氏不言中唐而於盛唐之間舉大歷元和兩體則固已大歷
元和中矣○又案高氏服膺嚴氏之說故品彙正聲二書皆
宗之而元人楊士宏編唐音十四卷有始音正音遺響之分始
音惟錄王楊盧駱四家正音則詩曰體分而曰初唐盛唐為一
類中唐為一類晚唐為一類選警則諸家之倫咸在附曰體詩
女子詩而李杜韓白不入選警三家有全集行世故弗錄焉品
彙之徒乃本諸楊氏而增益之其初盛中晚大本楊氏也又案
嚴氏詩帶所稱初唐盛唐晚唐不倡
翻始之語當有所本而後可及矣

唐詩七律一體有元人鼓吹李國入正聲本唐詩解本 國翰

吳江顧氏英華本長洲沈氏別裁本桐城姚氏五七言近體詩

鈔本則兼及宋大興翁氏七言律詩鈔本則兼及金元金華方

氏七律指南本則兼及嗣此外有宋詩百一鈔本金詩選本沈

氏明詩別裁本此皆羅剎案頭目供采擷者也

綠漪草堂文集 卷十六 鼓吹 七

唐詩鼓吹一書傳為元遼山所選 四庫總目提要曰不著編

輯者名氏據趙孟頫稱為金元好問撰其門人中書左丞郝

天挺案池北偶談金元間有兩郝天挺一為元遼山之師二為

天挺遼山弟子韓川人字晉卿者郝經之祖遼山師也字繼先

者出於多羅別族累官河南行 所注所錄皆唐人七言律詩凡

九十六家其五百九十六首衣取謹嚴大氏道健宏微無宋末

江湖四靈瑣碎寒儉之習實出方回瀛奎律髓之上曝書亭集

則稱郝天挺鼓吹始不目為遼山長洲沈氏大興翁氏皆席其

書說詩碎語云其書下劣嫁名元遼山 觀其開卷首椰子厚柳

州城樓一篇遷謫蕭騷與書之命名殊不相副謂為專主中晚

則仍錄王李高岑謂為意取和平而不及張王元白韓偓阮張

說之葦崔顥劉曹唐之後世次凌雜 按王小集一卷傳為唐人
餘首益抄閱小 全無義例其為隨手掇拾可知乃流傳至五六
本不成書也

百季不廢而從事鑽研者不一其人 郝注後明人涉文炳復為
復為注王清臣陸點典為箋又有宋三錫者為評書目提要云
三家所注相去甚遠固不足服 四人太未能服也故是

書有四本其曰唐詩鼓吹十卷者郝注原本其曰注解大全者
廖文炳本其曰箋注者錢翰南等本其曰東岳軒堂評訂者朱

三錫本朱本惟署己號其之注解語徒曰名出遼山紛紛馳驚
入皆混同異別不復知為何人需矣

枉費梨棗固無須知矣見世善本也郝注未備不無可採而

梅人已善議之矣 明胡震亨唐音癸亥云元遼山詩云聖帝春

好只恨無人伶鄭箋乃遼山鼓吹一選郝天挺所注義山詩甚

謬不通門牆主親炙詩教者向如此可望之他人乎據此則明
人固曰此書為遼山伯矣

蒙意則郝注恐大託名也

綠漪草堂文集 卷十六 鼓吹 七

高棟廷禮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歷季二紀乃成分體編錄依世

次定品目初唐為正始盛唐為正宗為大家為名家為羽翼中

唐為接產晚唐為正變為餘響方外異人為旁流間有成家則

不拘世次者 如曰陳子昂李太白劉正宗劉長卿錢起

館閣宗尚其書自恐過繁復陶汰為正聲二十二卷宋漫堂謂

為精醇見其書而其七律一體自初唐晚僅得三十五人為

詩九十三首李益李端皆存一首而韓柳元白咸在所選杜公

秋興割取四首其沈鬱蒼淡之伯鈔存焉者則未喻其意指所

枉也至唐仲言唐詩解治品彙而伯鈔目五歲而瞽耳學淹通

故為士林矜重其書則各體收錄寥寥七律尤甚與正聲同為

簡略

用功淡者不定工詩。曰詩稱者不定功淡。嚴儀卿所謂詩有別才別趣也。故有掉鞅詞壇其於往詰名篇或未寓目。操斤選政其於卷中疑義不曾究心者。或則心侈氣粗。囑事持擇。苟盈卷帙。艸成書。或則獨持一見。領要標新。非無一得之矜。難語其由之路。善本之少。職是故歟。確士尚書唐詩別裁。實徵浚擇廓清之力。重訂本拾遺補闕。九見虛衷。然爲邊幅所限。不無割棄。又惜其不及宋元也。

桐城姚郎中曰。詩古文辭名一世。東南文士翕然宗之。惜哀集中近體軟埃。瑣而擷菁英於塗垌。流易罔途之弊。能悉蠲除。所

錄清州堂文集

卷十六

敘例

元

鈔唐宋五七言近體詩。欲曰輔漁洋古體一選。顧其得力實在兩宋名家。觀其錄陸務觀詩。獨多於此。測其宗指。而所伯絕不露劍南習氣。真爲善學古人。惟所選意在簡省編帙。五言不及宋人。七言雖及宋人。而於蘇黃劍南外。未幾多也。

大興翁閣學詩壇老宿。先從父碧泉學士與同。翰時最親炙之手。簡類貽。無非攷古評書之語。顧未見其詩集。惟先從父鈔其評點查白初詩集。每云虛字太多。又每言扯長之弊。伯乎不尙清便流利之體。而所鈔七律。自初唐已迄金元。爲卷十八。伯者一百九人。詩七百六十七首。所錄惟唐之杜宋之蘇陸元之虞道園四家詩爲多。樂天牧之義山介甫山谷選山次之。其餘

不過一首數首。望功皮陸皆所不錄。宋元詩多錄平易俚質之俗。始曰氣格爲主。所謂錄爲老境。與凡例二十餘則。陳義甚高。其中有云。鈔詩之義。當目風會爲主。乃可監觀古今。文章次第推迭。文質相生之漸。此意是也。而如所鈔則落落數家者。人所習知。其餘變體諸家。弗錄。錄僅一二。仍不見風會次第推迭文質相生之故。且其書編幅甚廣。何惜所收稍夥。若曰謂珊網無選。則豈設信。

沈氏別裁本不錄宋元。而錄尚明。謂宋詩近腐。元詩近纖。明詩爲能復古。此本明人之說。李于鱗編古今詩刪自漢魏迄唐。卽繼曰明不及宋元。沈氏蓋沿其意。然于鱗之抑宋元。曰自尊本

錄清州堂文集

卷十六

敘例

年

翰耳。翁氏七律鈔。又擴明人不錄。凡例云。曰廣洋竹垞二先生同七律。杜陵云。別裁僞體。轉益多師。愚此鈔置明詩。不論者。目此。文人之各報一見。如此金華方元。賜氏七律指南。則自唐迄明。所錄視各家爲廣。然其意主江西而薄西崑。故於明七子。培擊尤甚。一首中幾無完句。然論而存之意。在正變具劉。宜忌於陳。待學者之自來。趨舍爲得。事母質之體。惟其目甲乙分編。未能致塢耳。其書曰。杜詩爲主。諸家分隸之。甲選目義山爲嫡。而溫飛卿唐茂業之徒。皆之。乙選目香山爲嫡。而張王姚李功之徒。皆之。論世知人。尙友所賢。惟詩天然。故詩家例有小傳。姚奎功選極元集於伯者名下。凡字號里貫科目。一一載之。此總集小傳所由始。元裕之中州集。沿用之。厥後或稱爵里。或稱仕履。或稱字

里正聲品集於寒纂隱逸為足賦之。是編所載詳略不一。略者多仍各本之舊。聞有增補而於大家數畝忠義名節則攷之本集本傳。幸諸而加詳焉。如杜如蘇如文信國公畢生艱蹟展玩瞭然。庶幾為論世知人之助。而詩中隱微曲折。大可推闡而得其指歸也。宋詩所見本皆無小傳。悉出采緝。故轉較唐人為詳。唐詩中晚又詳於初盛。曰初盛詩人皆習見習知不復博涉也。今詩所本太略。尚待增補。元詩無所本。則據續通鑑及四庫書目編采成之。

詩文顯品肇於魏文典論。而著於梁劉勰鍾嶸彥和文心仲偉詩品自晉尚之。唐則殷璠之河嶽英靈。高仲產之中興聞氣。俱綠漪艸堂文集卷十六 敘例

於姓名之下各加品藻。夫本肯人之論說。廣學者之識趣。詎無裨益。然所尚簡要。無取駢贅。後來說詩之本。演繹語氣。復沓猥瑣。索賸連篇。徒取憎耳。其弊視於金聖歎之評點小說。演義傳俗語。纔錄本行。是何文體。在聖歎猶為游戲。餘人則曰當著述。何為其是。編引用舊說。無過數語。惟設攷證。辨釋則稍詳焉。但引唐宋詩話評語。語經御定本。當據謄寫。為省文計。故但稱曰詩曰其辭。固先臣梁詩正錄陳羣所擬進也。如別裁指南。有本大但每沈云。方云。已省聯。複有姓同及疑於混者。則舉其名或字。曰別之所錄。評語未必悉當。聯備一說耳。夫工倣之巧。方員必泮。於矩規涓曠之精。始終不離乎條理。故斐然之美。要曰成章。粲乎之觀。枉於得所。杜文貞曰。熟精文選。理理者條理也。又曰。老去要於詩律細律者規架也。大家巨手。

草不由斯。馮班氏乃謂配承轉合初學所為。馮班字定遠。號虎兒。看詩多言配承轉合。此教初學之法。馮意謂當變化無方。乃得超妙。耳。不知巧緣滋生。功從漸進。馳驅倣範。詭遇斯機。稊鼻凌稊。伯家不免紀律。可弗講乎。杭世駿氏榕城詩話曰。固哉馮安情。倚靡靡。或在斯書目提要曰。譬之毛嫱西子。其四體五官之位置。不能與人有異也。豈有衛生目下。足著臂旁者哉。王士禛蓋勾亭觀海詩曰。春浪護魚龍。驚濤與遠通。石華秋藏雪。海扇夜乘風。竟不知士禛茲遊為在春。在秋。在晝。在夜。豈非但標神韻。不講承轉。茲編略為指陳。多本舊說。聞曰。鄙意補之。度知慘澹經營。良工苦心。其中太多隨手之變。固不盡主故常。詩古文辭體異。然同書畫固自同原。詩文大何嘗殊軌耶。

地理之學出於史家。所曰周知阨塞險要。道里遠邇。為用甚廣。綠漪艸堂文集卷十六 敘例

而詩家夫所必詳。且如少陵秋興。身在夔峽。心繫長安。故時而白帝城砧時。而昆明池水。而瞿唐峽口。曲江頭一語。兼綜兩地。言之不朙。其由莫知所謂。又或於者所舉地名。案其渾望。多不相應。則詩人隨興掇拾。未嘗攷索圖經。解家因而誤會者多矣。王摩詰送楊少府貶郴州詩。歷舉衡山洞庭北渚。三湘夏口。益城長沙。凡七地名。本自礙格。意大不明。少府方欲南行。不宜南風。故惡說南風。五兩輕而別裁。誤解至杜詩。每依北斗望京華。呂長安在夔府正北。他詩又曰。愁看直北。是長安。即其義也。解家多曲說。又有倫南斗。蒙嘗欲為唐詩地理攷。已備讀者緝攷。故者皆由不明地望。蒙嘗欲為唐詩地理攷。已備讀者緝攷。故集中開為注明。閩百詩話。漁仲唐賢三昧集。誤曰。京水為涇水。榆關全不講。澤陽為澤陽。御亭為御亭。蔡洲為蔡洲。榆關為於地理之學。至詩中引用典故。難於備載。大擬別為一編。故於習見者多不之及。

詩家注解頗難。注賢得其本義，解賢得其本情。如注流黃僅引古詩中婦織流黃，究不知為何物，必云開色絲也。其義乃明，所謂本義也。王建贈王樞密詩曰：脫下御衣偏得著，進來龍馬每教騎。又曰：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若不知為劫制之辭，則淺俚無味，詎諛可鄙。仲初酒中與中官王守澄言，淫靈宮詞百首洩露禁掖，欲已上之禍，由於宦者守澄衛之謂所任。聞仲初作此詩，事乃得寢。當識其言外之意，所謂本情也。如但隨文敷衍，豈有如此顯易之句而待解釋乎？義山好隸事，又工於託興，故解索尤難。毛鄭傳箋，皆人所歎。元邁山云：苦恨無道安，調釋道源，曾作義山詩箋也。桐鄉馮氏什得六七，不盡當也。編中論說獨縣大冀得其本情耳。杜詩略詳，其餘則不及悉。

綠漪軒堂文集 卷十六

敘例

五

心攷索已埃將來

詩文圈點未知所始。唐劉說文家銘曰：十五季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硃墨圍者，圍當即今之圈。是唐人已有圈點之法，而宋人則盛行矣。呂東萊古文關鍵，真西山文章正宗，謝疊山文章軌範，劉須溪評選諸書，其最著也。編纂家嫌其近於制藝，每不屑用。故翁鈔一篋評點，閱之迷悶了不得，其意趣所枉，是廟為成書計，非為學者計也。夫靖節論文賞奇而析疑，昌黎為學鉤元而提要，加評點者所已使奇與疑元與要者，識諸已夫證諸人也。蓋總集與專集有別，詩文與經傳有別，選讀之本與藏本有別。藏書家惟謝疊山富局而閱之昌黎所

謂插架三萬軸，新若手未觸者，蓋識其藏而不讀也。今人展卷輒如蠅見已，聽古樂況不與已句讀，圈點傳其易於省識，是欲其祕，惟求適用而已。但取雅觀，觀之者何為浪費紙墨乎？編中略加圈點，於注各家圈點於後，已見甘辛丹藥所見各殊，曷從曷違，在讀者之自案矣。近來刻本用套板於各家圈點已色多，別之今概已注於詩後，視套板省便。

選家好立主見，每卷或曰名家冠首，唐蜀韋穀才調集，已百首為卷十卷，為集開卷首，白傅次卷首，飛卿三卷，首韋端已四卷，首小杜，五卷，首元相，六卷，首太白，馮氏已為皆有至當之意。翁鈔於北宋首王介甫為一卷，次東坡一卷，次山谷一卷，宋初至南渡諸人共為一卷，大猶才調之見，而世次則紊矣。世次紊則

綠漪軒堂文集 卷十六

敘例

五

宗派遞變之故，不可得而見也。是編自唐迄明，原流秩如，一無攙越。杜公雖集大成，不曰尻崔顥張謂之崑，獨為一卷者，詩多故也。蘇黃同為一卷，而顧濱斜川，坵塲已類從也。陸范楊尤同為一卷，四家同時而齊稱也。人雖名公而存詩不多，則彙列不復別矣。中唐分二卷，晚唐分三卷，錄詩轉多者，不欲隨管人矯語盛唐，故詳人所略。盛唐自數巨手外，何嘗不同中晚，中晚何嘗不有盛唐乎？獨曰江東生為一卷，已殿全唐，則私見夫微意也。識者諒之矣。方外間秀皆埃別編，惟北宋錄釋惠洪已其與蘇黃交涉，已備掌故，非錄備詩也。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專錄五七言近體，仿文選分類而太瑣屑，如著頭為一類，梅花大為一類，倡一祖三宗之說。呂杜為祖，山谷為宗，蘇為

為宗專主江西所錄多生稷粗獷標舉鍊字謂之句眼是為公安竟陵之先導惟方回呂宋人降元遐聞舊事多所稱述所錄宋人詩大多出傳集之外河間紀文達公誤重加評點原書本有最為精覈往季二十餘曾玩味之歷歲既久不復記憶而先後二本皆為庸愚賊匿索之不得茲編略舉一二惜佳篇眇論之多遺已

自唐呂來詩家選本多不傳傳者不盡完善今坊刻盛行者惟古唐詩合解數冊陋劣之極其書竊取明人唐汝謩古詩解唐合解然書可合解身可合名目先已不通唐氏書解在注後此書曰解夾於注中不言出於何書後又略綴唐解其謬殊難究詰徒曰篇帙簡約易行故自康熈呂來鄉壘通行要無他本蒙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六 敘例

三

季三十時嘗欲廣其篇約其注別為編呂易此書而未暇也大氏學者循誦習傳呂分體為便於省覽即一家之言之忽古忽今忽律忽絕忽五忽七未徵心得先苦目迷履襍不倫才調集實為俗侑矣各體各有門徑音節專習之向恐不得混雜乎鄙意自唐呂後著名家數皆宜有分體之編浦氏讀杜心解甚便檢尋不入選集其餘家數奇零篇什簡少則總擷為一書渾魏六代大然如此則選集不至難重選家類思縣重而多棄選安得不貽闕失乎即新城古詩一選五言於陳隋後惟錄韋柳太白廬取古風七言於唐惟錄十有一家李嬌宋之問張說王翰王維李頎高適岑參李白杜錄六家歐陽王蘇金一家元好元二家虞集雖別有微尚而難

已譽於人人矣五律較七言稍異派別不若是之難大當氣為一集呂備近體

國翰風雅遠軼齊代七律一體如王阮亭朱竹垞施愚山宋荔諸家兼卓溫醕實兼有麗則格韻之美此皆資學於至蘊釀而成餘或才勝於恣氣鼓其度乾隆呂後類然皆非勝翰所及大擬輒為一篇與五翰相證若縣中先詰朋舊之詩已輯成潭雅八卷更擬廣輯湖外之詩為湘雅湘水直達洞庭入江足縣全省故青明先輩不已入此編也

是編蓄念有年改元之初二親篤老相繼見背此事遂廢豫章征輒歸後方有事於形聲訓故之涂兼欲卒業義易上季春夏綠漪艸堂文集卷十六 敘例

美

寇薄邵州壤接燈鷲心緒縣襍乃輟易為此至秋仲寇事方紓而三罹嬰幼之戚紛貶旁近閱歲乃得脫臺蓋悉出艱難患之餘矣其於全唐緝擷未徧呂後四翰集饒大部所見殊臨江鄉荒僻孤陋寡助取舍縣簡之間自知不能悉當艸艸成書躬自蹈矣責人無難今益信斯糾繆正譌是所望於我師我友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六終

男式常校梓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七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書後

書李文正再求休致疏後

案張芹劾大學士李東陽。謹厚有餘而正直不足。儒雅可觀而節義無聞。先帝誤曰爲賢。臨崩曰陛下託之劉瑾。專權亂政。東陽爲顧命大臣。不能防微杜漸。惡迭既著。不能出力與爭。使瑾得已荼毒天下。卽能誅瑾。僅可贖罪。又安能攘功冒賞。乞將東陽卽賜罷黜云云。帝曰芹久冗言路。瑾亂政時。吳遵憲。謝繼。今既卽示典法。乃撥拾沽名。東陽學行海內推重。輔導朕躬。忠勤茂著。比來甯夏既平。大臣特進階。廢子如何。謂攘取誅瑾之功。恣意妄說。卽令具實。曰聞既而芹請罪。奪俸三月。夫呂張芹身居翰官。而不知翰政。乃曰甯夏之賞爲誅瑾之功。其不加考察。若是又何論。無名子所爲伴食中書之詩乎。而杜詔氏佗讀史論略。乃據其詩曰爲西涯爰書。豈得爲一言之智。諒哉。堽宗恣意妄說四字。實足發古今言事論人者之覆矣。

書滿震東言時事疏後

案沅州府志。滿太僕逸事。世傳公之將生也。太公延筮。寧宣聖攜一童子。太長虹橋上呼其名而屬之曰。好將此子寄付爾家。應龍乃出。逢蛇則歸。覺而異之。明旦公生。見太僕自記。後呂萬

歷甲辰捷南宮。崇禎己巳。終於里。鄉兆皆驗云。公曰。忤璫繫請室。凡七越歲。其初就獄。秦撫顧公其志。斂貲得金千九百有奇。屬公僚名連城者納橐。時萬曆三十五季也。明年十月二十七日。公忽窺見一人衣冠甚偉。手一編。指而言曰。生平所著文集。數卷煩君筆削。言訖。公明晨獄卒持書至。啟視乃蔣太守所寄。楊忠愍椒山集也。因憶。竊言丹黃之。是夕復寢。忠愍持短槍入謝。公異之。遂作賸敘其事。又五季秋七月二十四夜。公將就寢。見火光自空墮。離地尺許。盤旋不已。照徹如晝。乃佗流火。賸明年季春。有白鶴來止獄中。與公伴寢。食者久之。又作來鶴賸。是歲葉相國向高因聖壽節。疏救公。獄中案頭鎮紙龜甲。忽躍起。公意朽甲具生象。是生還機也。方構靈龜賸。而赦詔至。遂出獄。萬歷閒。麻陽戍兵大噪。主將撫之不聽。邑令犒之不受。公方持服廬丙舍中。聞之。目衰杖往諭。且述己窮瑣得罪狀。謂若等謀逆禍且不測。曲爲開導。眾咸感服。

書楊太傅軍務正殷謫言可駭疏後

案當時呂楊公主。欺不主戰。與盧公大詬。未知論者曾見此疏否。又案盧公大具有一疏云。軍機祕密。初非局外所可揣摩。流言法當嚴禁。頃接樞輔臣咨爲軍務。方殷。謫言可駭等事。疏請禁戢。造謠爲師中要務。況微臣原無浪戰之意。樞臣大無不戰之言。持此會晤。聞卽有危言切論。彼此商求。總之肝膽無私。其